

是枝裕和

下一站，天国



下一站，天国

[日]是枝裕和 著

金晖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下一站, 天国 / (日) 是枝裕和著; 金晖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7.8
ISBN 978-7-5442-9042-5

I. ①下… II. ①是…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915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057

SYOUSETSU WONDERFUL LIFE

© 1999 KORE-EDA Hirokazu

This boo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yakaw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下一站, 天国

〔日〕是枝裕和 著

金晖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褚方叶 陈文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4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042-5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 录

后记	205	星期日	181	星期五	119	星期三	31	星期一
· · · · ·	· · ·	决断	· · ·	责任	· · ·	后悔	· · ·	欢迎
· · · · ·	星期一	· · ·	星期六	· · ·	星期四	· · ·	星期二	· · ·
· · · · ·	反复	197	送葬	157	关系	77	回忆	1
213								

星期
一
欢
迎



R e c e p t i o n

里中诗织的左脚尖一直裸露在被子外面，冻得冰凉。从儿时起，她这副难看的睡相就常常遭到母亲的训斥。

她把冻得失去感觉的左脚缩回被子里，摩挲着另一只脚，微微睁开双眼。

清晨的阳光照进房间，懒洋洋地投在墙上。这座机构所在的三层建筑十分陈旧，本就漏风，她的房间又位于天台上，好像兀自突出来一般，冬天寒冷难耐。阳光从外面照进来，却没有让屋子暖和起来，房间里的空气和窗外的一样凛冽。

也许正因为这样，被窝才让人感到格外温暖。诗织闻着自己微微浸染在枕头上的发香，再次闭上眼睛。窗外也好，大楼里也好，尚且残留着一丝午夜的静谧，悄无声息。

诗织十分享受这段赖在被窝里的非朝非暮、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美美地磨蹭了三十分钟后，她才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梳洗打扮。屋里有一个小盥洗池，诗织洗过脸，刷完牙，

换上制服。制服十分简洁，淡紫色的连衣裙看起来就像是用牵牛花的颜色染成的，连衣裙外是一件深蓝色的罩衣，没有任何装饰。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比来这儿之前穿的高中校服好看得多。她又穿上厚厚的袜子，双脚蹬进黑色的高筒皮靴，披上又厚又重的蓝色外套，然后把常用的笔记本和素描册夹在腋下，打开房门朝楼下的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位于二楼朝北的角落，和诗织的房间一样冷，屋角的炉子已经生起了火。可能是刚刚点着的缘故，还能闻到生火时的煤油味儿，橙色的炉火泛着昏暗的微光，奋力地大口喘着粗气。

习惯早起的杉江照例第一个来到办公室，已经开始打扫卫生了。

“早。”杉江看见诗织，简短地问候道，手里的抹布都没停一下，似乎在说“来得可真晚”。诗织就像突然在学校的走廊上碰到了不喜欢的老师一样，咕哝着不情愿地打了声招呼，然后也打扫起卫生来。这间办公室差不多和小学教室一般大，后面的墙上还挂着一块黑板。房间中央有五张木书桌，桌上摆放着台灯和电话，有点类似乡村小学或者村办事处的感觉。

诗织依然清晰地记得一年前刚刚踏入这个房间时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因此觉得那恐怕是以前

在电视剧或电影里看到过的老式教室留下的印象。

诗织拿起拖把走到窗边，只有那儿能照进些许阳光。她在光线里踱来踱去，仿佛在想念温暖的被窝。杉江脱掉上衣，挽起蓝衬衫的袖子，一脸怒气地用抹布擦来擦去，好像故意做给无心干活的诗织看。这个叫杉江卓郎的家伙年届不惑，有些尖酸刻薄，让诗织觉得有点头疼。

“早。”

“早上好。”

伴随着一阵呱嗒呱嗒的脚步声，两位男士走进了房间，是同事川岛和望月。与杉江独处的时间画上了休止符，诗织着实松了一口气。

“早上好。”

杉江瞥了两人一眼，回应道，语气里同样带着“来得可真晚”的意思。

川岛满不在乎，饶有兴致地继续跟望月聊天。

“哎呀，那个叫山田的大叔一开始就讲他的风流往事，从十七岁的第一次开始说个没完没了。结果选的是跟老婆去温泉旅行的回忆。跟我说了整整三天床上那点儿事，快饶了我吧。”

“不过，也是个不错的话题。”望月一如往常，和颜悦色地附和道。

“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选好了嘛。白白浪费了那么多工夫，

真是麻烦。”

川岛一边说着，一边露出一贯的和蔼可亲的笑脸，想必并不是真心讨厌那个叫山田的男人。川岛约莫三十出头，望月看起来有二十五六岁。

诗织表面上装作完全没有兴趣的样子，实际上却竖起耳朵聆听着两个人的对话。川岛和望月脱掉外套搭在椅子上，也加入了打扫的行列。诗织仍旧站在窗边望着外面的景色。包括办公室在内，整幢大楼的窗户都已经相当旧了，玻璃表面变得凹凸不平。窗外满地金黄的落叶，成片的银杏树几乎都落尽了叶子。黄色与褐色的风景映到变形的玻璃上，看起来仿佛梦中的景色一般。光线透过玻璃照进来，摇曳出不同于平常的光影。

有一次，诗织失手打破了楼梯拐角处的窗户，中村所长竟然没有发火，只是拿着破碎的玻璃，不无遗憾地说：“这种玻璃怕是再也找不到啦。”

诗织像往常一样望着窗外的景色，不由得想起了这件事。

这时，伴随着一阵不疾不徐的脚步声，中村所长晃悠悠地走进了办公室。

“早上好！”

中村用他特有的大嗓门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早上好。”

四个人放下手里的活儿，挺直腰板面朝中村站好。如此一

来，本来个子就不高的中村被杉江、川岛和望月围在当中，显得更加矮小了。

他身着藏青色西装，一大早就打着领带，里面还穿着同款的马甲。马甲上的扣子似乎马上就要绷开，看起来好像强撑着不让那圆滚滚的肚子掉下来。不过，诗织倒觉得这肚子和他那时常带着笑容的圆脸十分般配，看起来相得益彰。

中村确认工作人员都到齐之后，看了一眼手里的资料，开始讲话：

“上个星期，我们一共平安地送走了十八个人。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十二月的第二周了。接下来这个星期，人数有点多，总共是二十二个人。”

听到“二十二”这个数字，川岛的脸上露出了夸张的表情。

“川岛，你负责八位。”

“是。”

“杉江，你是七位。”

“是。”

“望月也是七位。”

“是。”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那么各位，这周的工作就拜托大家了。”中村说完，环视了一圈工作人员，和往常一样，带着轻松的笑容离开了办公室。

剩下的四个人继续打扫卫生。

“二十二个人，真是有点多啊。”川岛一边用抹布擦着桌子一边说。

“冬天一到，上年纪的人就变多了。”杉江无可奈何地嘟囔。

“不是还有一次超过了三十人吗？”川岛说着，陷入了沉思。

“是一月的第三个星期。那时正下着大雪。”望月看着川岛的脸说。

“没错、没错，那时可真要命。”川岛随声附和，接着语调一变，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可是为什么只有我要负责八个人，这不公平啊。”

“你还要多积累些经验，这可是中村对你的厚爱。”杉江揶揄道。

“积累什么啊，我都已经来了三年，经验够丰富的了。”

“那你不也没什么进步吗，他可都看在眼里。”

“你这么说太过分了吧。”

川岛和杉江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重复以上的对白，这个星期也不例外。望月默默地望着这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继续打扫卫生。诗织听着三个人的对话，感到办公室里几乎快凝固的寒冷空气稍微变暖了些。不过这究竟是炉火的缘故，还是因为大家在聊天，她并不清楚。

锵、锵、锵。

雾气弥漫的大门口传来一阵金属声，仿佛有人正在用锤子一点点地凿击凝结成糖块一般的寒气。大门旁边的值班室像座孤零零的巡警岗亭，入口处挂着一口小钟。有个瘦得像只蚂蚱的男人（八成是门卫）正摇晃着绳子敲钟。仿佛得到信号一般，雾气中开始隐隐约约地浮现出人影。影子的轮廓渐渐清晰，一个接一个地慢慢走来。这座用石头建造的大楼看起来如同一栋陈旧的医院。雾气弥漫在四周，遮蔽了清晨的阳光，门口处擦拭得干干净净的黑地板看起来也暗沉沉的。如此说来，这座建筑的确给人一种格外寒冷的感觉。

第一个过来的男人似乎有些犹豫，走到石阶的一半，停了下来。

大门的右手边挂着一块写有“接待处”的小木牌。

“早上好。请在这里确认一下您的名字。”

接待处的小窗口里，有位女士亲切地招呼道。这声音似乎将男人的疑虑一扫而光，只见他迈上石阶，从小窗向里窥视。

“我叫高桥辉政。”

男人个子矮小，有些驼背，恐怕有八十多岁了吧。他逆光而立，从大楼里几乎只能看到一个剪影。

接待处的年轻姑娘穿着和诗织同样的制服。她翻阅着手边的资料，确认这个人的名字是登记在名册上的，然后从窗口伸

出双手，递过去一个看起来和澡堂寄存鞋子用的木牌差不多的东西。

“高桥先生，您是三号，请从入口进去，在右手边的等候室里稍候。”

第一位来访者消失在大楼里，接下来现身的似乎是一位女士。

“敝姓郡。”

来人七十岁上下，留着短发，穿着一件看起来很暖和的蓝色毛开衫。

“郡与宁女士对吧？您是二号，请拿好等候牌。”

来的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不过里面也混杂着几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大厅里响起了说话声和脚步声，接着他们一个个地消失在大楼深处。这周而复始的景象仿佛是一种开始，同时也是一种终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地方或许跟人们出生和死亡的医院类似。

不知花了多长时间，从迷雾里走来的人们终于顺利地来到了等候室。弥漫在门外的雾气仿佛也随之消散了。

人们来到等候室，在火炉周围的褐色皮面长椅上随意坐了下来。这座大楼面对着院子，但可能因为天色还早，室内十分昏暗，空气似乎也不太流通。这儿的木地板精心地打过蜡，墙

上挂着一幅印象派的风景画。

一位身材高挑的青年站在窗边，眺望着院子里的景色。其余二十一个人间或咳嗽几声，没有人讲话，大家安静地坐着，等待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不一会儿，刚才那个接待处的女职员拿着资料来到等候室，在炉边烤火的人和窗边的青年都转过身来。她就像一位踏进教室的老师，先将房间环顾一周，然后飞快地点了一下头，向大家致意。

原本安静的房间变得更加寂静无声了。

“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这里。下面我们开始进行上午的面谈。我会按照各位手里编号的顺序叫到大家，请在这里耐心等待。首先是一号多多罗君子女士，请上台阶到右面的A面谈室。”

一位小个子女士把右手中的木牌举过头顶，站起身来。一直静悄悄坐着的人们有的看了看自己的木牌，有的盯着邻座的号码，室内的空气终于变得活跃了一些。

出了办公室，沿着走廊走不了多远就是一排面谈室。近处的A面谈室和B面谈室分别位于走廊的左右两侧，再往里走，大楼的尽头是同样左右相对的C面谈室和D面谈室。不过，D面谈室大概有一年半没有使用过了。

A 面谈室的门旁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工作人员望月隆和里中诗织的名字。房间的面积大概有学校教室的一半大。墙角有两个书架和一个资料架，书架上摆放着一个旧地球仪。窗边放着一张面谈用的大书桌，以及为望月、诗织和面谈者准备的椅子。

望月坐在椅子上浏览今天要面谈的这七个人的资料。诗织则站在窗前翻看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不过，她看起来并非在查阅什么资料，更像在打发无聊的时间——最初她确实是这样打算的。到这儿来之前，诗织并没有阅读的习惯，然而一旦开始读，看到许许多多的插画和照片，觉得十分有趣。她是今年秋天从第一卷第一页的“蓝”开始读起的，目前好不容易读到了第三百八十五页的“非洲”。^①（在这里，最充裕的就是时间了。）

诗织像个孩子似的暗自定下目标，决定花上几年时间，把整整三十一卷百科全书全部读完。

诗织正要打开非洲地图的折页，面谈室外就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请进。”望月稳重而温和的声音回响在房间里。

诗织把刚刚在脑海中展开的非洲图景“啪”的一下关进了

^①日本百科全书条目以日语五十音为序，“蓝”和“非洲”均属于第一个发音“あ”的内容。

百科全书，然后在望月旁边的椅子上坐下。门把手轻轻一转，进来一位身材矮小的女士。她穿着咖啡色的外套，头上是一顶同色系的帽子，看上去将近八十岁了，可是举手投足间却给人一种少女的感觉。

“请把外套挂在那边。”望月指了指门口的衣架。

女士在门前轻轻地行了个礼，然后脱掉外套，摘下帽子。外套内同样是一身咖啡色系的套装，让人感到品味不凡。她留着一头银色的短发，发色看起来晶莹剔透。当她踮起脚来往钩子上挂外套和帽子时，鲜红色的毛衣从上衣的下摆露了出来。她用右手理了理头发，走到两个人跟前，神情紧张地又行了一礼，然后轻轻地坐在椅子上。她一落座，胸口以下都被书桌遮住了。

“您就是多多罗君子女士吧？”望月说着，也猫了猫腰，以便让视线与她持平。

“是的。”

“请您先说一下出生日期。”

“大正九年四月三日。”

“也就是说，您今年有……”

“七十八岁。”

望月把出生日期和年龄填写在资料簿上，缓缓地抬起头，开始对她说：“我想您已经大致了解情况了，以防万一，再跟您